



我的冬菜情结

刘秘连

最早接触冬菜,是姐姐在沧州市区上学的时候。春节放假,姐姐用她的奖学金买回了一小篓沧州冬菜。

小篓是用柳条编的,外面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一打开,一股蒜香味儿扑鼻而来,再看那金灿灿的深黄色,显得那么高雅、洁净。我忍不住夹了一点儿,放进嘴里,哇——香喷喷,甜丝丝,咸津津,味道美极了。尤其是喝粥、吃窝头的时候,若有冬菜佐餐,那味道简直美妙得无以言表。在我只知道萝卜条、红咸菜的村妞看来,冬菜那美妙的味道,只能天上有。



长大后,我也来到沧州读书。星期天,我和同学们结伴上街,每每看到酱菜店里陈列着的冬菜,我口腔内的唾液腺就会超量分泌。

谁想到,难以抵挡的诱惑竟然跑进了我们教室。

那是在一个周一的中午,同学们打了饭,都在各自的座位上吃着,我却嗅到了一种诱人的味道——蒜香!禁不住扭头看去,原来邻桌的男同学打开了一个盛满冬菜的玻璃瓶子,味道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。

两天之后,我终于忍不住了,不无嫉妒地对那个男同学说:“你们城里人就是阔气!还没上班挣钱,就花钱买菜!”

没想到,他十分平和地说:“不用花钱,是我妈做的。”

兴许是看出了我对冬菜的

兴致,他用筷子指指瓶子,说:“来点儿尝尝?”我连连摆手:“不不不!不用。”也许,我的慌乱暴露了内心。

我是班长,同学请假回家要经过我批准。不久之后,吃冬菜的那位男同学来找我请假。得到批准后,他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转身即走。我诧异地问:“还有事吗?”他一改平日里潇洒的风度,怯怯地说:“你……我……你……你跟我回家吧!我妈教你做冬菜。”好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他终于把话说完了,脸憋得通红。

看了他的窘态,我觉得有点

儿可笑,但敏感的神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于是故作轻松地转就走……咱虽不是名花,但也有主了!我心里深藏着那个刚毅的军人。这位男同学虽长得英俊,但肯定不如我的兵哥哥能吃苦。

尽管没去同学家学艺,可是冬菜还真没少吃。姐姐毕业后就留在沧州工作,慢慢掌握了制作冬菜的手艺,自然就传授给我啦!时至今日,40多年了,每年的冬天,我都要做些冬菜,送亲戚、送朋友、自己享用……

串门的学问

王玉良

老李退休了,没啥爱好,就靠串门、拉家常打发日子。老李是个明白人,不讨人嫌,怕主人有事,串门只坐半个小时,时间一到,起身就走。如果主人热情挽留,就再待上半个小时,然后一定走人。老李的做法得到了亲朋好友、邻居同事的好评,人送绰号“李半点”。

串门真还有点学问。会串门的讨人喜欢,串门不得法的就惹人烦了。我就碰见过没有眼力见儿的人。我本计划上午去朋友那里借一本书,还没走,有人来串门了,没事,纯是闲坐,坐下就不走了。他像做报告一样,东拉西

扯,拉不断弦。我急得直顿脚,但又不好意思逐客,只好应付着简短回答。可他不管你那一套,只管说他的,直到晚上11点半才走人。

还有的人,爱吸烟,本来主人家里有烟灰缸,他却非把烟灰弹到地板上或纸篓里。串门的走了,主人家里却烟味无穷,只得倒纸篓、扫地、通风,忙活一阵。还有的人,到哪里都不见外,桌子上有吃的,不等主人请,下手就拿着吃。还有的老人,退休了,无所事事,放下筷子就去串门。有时主人正在吃饭,或者正想“方便”,或者正要给私密的地方上药,只好作罢。更有甚者,东家长,西家短,专爱说人家的不是或隐私,在背后恶语伤人。

串门,还真有些讲究,闹不好就会让人讨厌,甚至惹来麻烦。串门或是有事要说,或是为了闲聊,或为了增进友谊,都要传递正能量。串门不宜时间过长,要给主人留下做事的空间;不宜过早,且不要在中午串门,以免打扰别人休息。串门还应该不信谣、不传谣。如此,不仅不会有是非,还可以增进友谊。



原沧州市渤海大厦售货员白金霞爱好音乐和舞蹈。退休后,她参加了沧州市老年大学模特队,经常客串摄影模特。

耿玉峰 摄

“拼养老”

周晓峰



“拼车”“拼房”,大家并不陌生,而“拼养老”,则是新鲜事。我认识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是中年人了,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赡养老人了。

最近,一位80岁同事跟我讲述了他母亲的故事——

同事的母亲独居多年,自从儿子结婚后,她尝试过与儿子、儿媳一起生活,但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不同,经常产生摩擦。后来,儿子买房了,母亲与儿子、儿媳分分合合,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开居住。

随着母亲日渐衰老,儿子不放心母亲独居。老房子在5楼,而母亲脚腕儿有疾患,因此出行不太方便。于是,儿子不得不经常回来陪伴母亲,两头跑,耗费了不少精力。

同事的母亲喜欢打麻将,经常和牌友打牌,便结交了许多老姐妹,其中也有跟她一样独居的老太太。老人们生活能够自理,头脑清楚,且年龄相近,有共同语言。

“与其独居,不如咱们几个老人聚在一起过日子!”这个想法不知是谁先提出来的,慢慢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同。反复考虑之后,大多数老人的儿女也慢慢接受了,其中包括我的同事。

于是,同事的母亲与其他几位老人合租了一处楼房,是一楼,还带个小院子。房屋租金是几位老人分摊的,每人只需支付300元,对退休的老人来讲,完全可以接受。一起生活的老人们还分工合作,有负责买菜、购物的,有负责做饭的。闲暇时间,老人们除了打牌、看报、聊天、打扫卫生,还会结伴逛街、逛公园,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如果谁想旅游了,就让年轻一点的老人到旅行社咨询,挑选路途近、消费低的景点,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让生活丰富多彩。

相似的生活经历,相同的兴趣爱好,让老人们聚在一起“拼养老”。在一个新组建的大家庭里,大家热热闹闹地生活,子女们放心,老人们也开心。

一位老兵走了

赵树平

老兵走了,走在91岁的高龄。这位老人的离去,让我们悲痛不已。

老兵叫张洪恩,1948年就参加了工作。老人一生为人谦和、低调,从不张扬。他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故事,很少对人讲,即使他自己的儿女,也知道甚少。当有人问起时,他总是说:“牺牲的战友们都不留啥话,咱活着的人,还有啥可说的?”他当司机时,在川藏路上,年年跑的路程最长,完成任务最好,节省费用最多。公司领导想树立他为标兵,他不肯当。在他看来,这是一个汽车司机本

应做的,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
张洪恩老人性情平和、心地善良,对人总是笑眯眯的,同年轻人、老年人,他都聊得来。别人说话,他从不插话,都是耐心地听,对自己的儿女也是这样。他开车的技术很好,是特二级驾驶员,汽车有无故障,他一听声音就知道。在单位,在路上,一有司机向他求助,他总是有求必应,把为别人排忧解难看作乐事。

老人一生俭朴、正直,他当司机时,总比别人少花几千元的修车费。后来,他调入车辆检修科。他对车辆该不该维修、该

不该上路控制得很严,在他的管理下,不会有一辆车带“病”上路,也不会有一辆车“小病大养”,既保证了车辆的安全出行,也为公司省下了不菲的资金。

后来,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但老人不改初衷,依然保持着俭朴的良好传统。这个好传统,以家风的名义在他的家庭中延续下来。

我们同老人一家的相识与交往可以追溯到40余年前。在我们刚到西藏,举目无亲的情况下,见到来自故乡的张洪恩,真是喜出望外。1978年,我爱

人生孩子时,是他从1000公里外的成都,跨过5座大山,越过近200座桥梁,给我们带来几百个鸡蛋、几百个鸭蛋,还有几只活鸡。试想,没有这些东西,我的爱人和孩子会受多大委屈!随后,经过40年的往来,我与张洪恩老人的情谊已远远不是当初几百个鸡蛋、几只鸡所能代表的。老人家的良好品格,也不是一两件事就能反映出来的。

天不从人愿,上苍无情地夺去了老人的生命,我们只能以泪惜别。再见了,志愿军老兵,愿您在地下安眠。